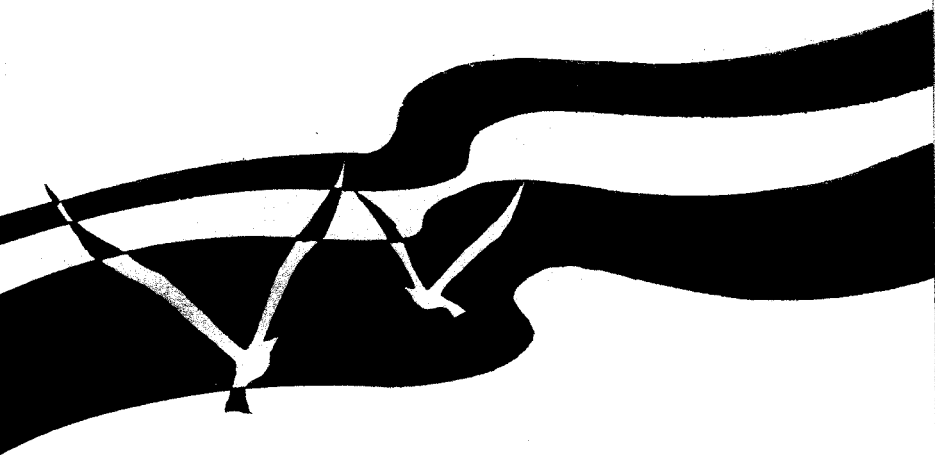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鲁迅

创作要怎样才能好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鲁 迅

创作要怎样才能好

言 恂 选 编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创作要怎样才能好

鲁迅

言恂选编

责任编辑：肖汉初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83,000 印张：4.875 印数：1——21,6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645 定价：0.45元



作者像

鲁迅(1881—1936)，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，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。姓周，名树人，1881年9月25日生于绍兴。青年时代在维新思潮影响下，抱着医学救国的愿望留学日本，后以为改变国民精神乃是“第一要著”，便弃医从文。1918年5月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始用“鲁迅”作笔名。自此，不断以小说为“文学革命”呐喊，并以杂文作为匕首投枪，向着封建势力和买办文化冲刺。在1924—1926年的“女师大”学潮、“五卅”运动和“三·一八”事件中，鲁迅立场坚定，斗志弥坚，思想有了很大发展，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的迫害，1926年8月离北京远走厦门；因向往南方革命，1927年1月转赴广州。不久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政变，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惨遭屠杀的事实“轰毁”了他一向相信的进化论。是年九月底与许广平离开广州定居上海，直至1936年10月19日病逝。

鲁迅既经受了广州“四·一五”大屠杀的严峻考验，来到上海后又投身反对国民党文化“围剿”的艰苦斗争，并在实践中刻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严格进行自我解剖，因而实现了世界观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。他在后期，以杂文为主要战斗武器，并以多方面的劳绩和坚韧的斗争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旗帜。

出版说明

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、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创作队伍。当前，很多青年文艺爱好者，热切地希望学习文艺创作。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，需要有人给以帮助和指点。为了满足青年们的学习要求，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，我们特编辑出版一套《作家谈创作》小丛书。

这套丛书主要选编我国著名作家谈创作的文章。每位作家编选一册。内容着重介绍文艺创作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创作中的经验体会。文章形式不拘，有漫谈、随笔、书信等，适合青年文艺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学习参考。

为了出版好这套丛书，我们期待着作家们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帮助。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七月

目 录

答北斗杂志社问

——创作要怎样才能好? 1

《呐喊》自序 3

《自选集》自序 10

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4

英译本《短篇小说选集》自序 19

革命文学 21

文艺与革命* 24

关于翻译(上)* 27

读几本书 29

致颜黎民信* 31

流产与断种 33

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36

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*	39
致李桦信(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)*	42
论睁了眼看	44
《穷人》小引*	50
文艺与政治的歧途*	54
叶紫作《丰收》序	57
阿Q正传的成因	60
寄《戏》周刊编者信	69
致徐懋庸信(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)*	71
答《戏》周刊编者信*	73
《出关》的“关”	78
致徐懋庸信(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)	80
做文章	82
不应该那么写	84
《奔流》编校后记(五)*	87
作文秘诀*	88
致陈烟桥信(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)*	89
论“旧形式的采用”	90
《木刻纪程》小引*	94

看书琐记	95
看书琐记(二)	98
致叶紫信(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)*	100
致何家骏、陈企霞信(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)	102
什么是“讽刺”?	104
论讽刺	107
文艺的大众化	110
人生识字糊涂始*	112
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	114
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》小引	118
《草鞋脚》(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)小引	120
《总退却》序	122
致董永舒信(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)*	124
《准风月谈》后记*	126
《且介亭杂文》序言*	127
致郑振铎信(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)*	128
两地书·一二*	129

两地书·三二*	130
致姚克信(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)*	131
致寒隐夫信(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)*	132
致杨霁云信(一九三四年十二月)*	134
致蔡斐君信(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)*	135
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	137
反对“含泪”的批评家	139
怎么写*	142
《勇敢的约翰》校后记*	146
编后记	148

(篇名后标有·号者，系节录)

答北斗杂志社问

——创作要怎样才会好？

编辑先生：

来信的问题，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，他们满肚子是“小说教程”和“小说作法”。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，但一向没有“宿见”，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，却不会写“中国语法入门”一样。不过高情难却，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

一、留心各样的事情，多看看，不看到一点就写。

二、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。

三、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，看得多了，凑合起来的。

四、写完后至少看两遍，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，句，段删去，毫不可惜。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，

决不將Sketch材料拉成小說。

五、看外國的短篇小說，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，也看日本作品。

六、不生造除自己之外，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。

七、不相信“小說作法”之類的话。

八、不相信中國的所謂“批評家”之類的话，而看看可靠的外國評論家的評論。

現在所能說的，如此而已。此復，即請
編安！

十二月二十七日。（一九三一年）

（《二心集》）

《呐喊》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

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業回来，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

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传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

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